



【文化观】

汉服的出圈与“进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宋说

4月8日,一家汉服国风品牌宣布完成过亿元的A轮融资,引发关注。从2003年身穿汉服出街第一人,到如今汉服相关产业的融资、汉服与影视IP的合作,近年来汉服文化不再只是一小群人的狂欢,热度持续走高而且产业链愈发成熟,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短视频花式分享穿汉服的体验,汉服从一种文化符号转而“进击”,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今年1月有预测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汉服爱好者人数预计达到689万人,汉服市场规模2021年将达到百亿级。数据分析,汉服热兴起的原因之一,是作为消费主力的年轻女性受到古装剧和国风游戏的带动,追剧追星、猎奇、凸显个性、相互模仿的消费动机,带动起汉服品牌产业的崛起。

在2021年女装汉服市场的销量数据中,十三余、池夏、兰若庭、重回汉唐、钟灵记等汉服品牌位居前列。以一家汉服圈核心品牌为例,其创始人是B站国风UP主,社交平台全网粉丝数近千万,品牌淘系粉丝数逾410万,旗下产品不仅包括原创汉服、国风服饰,还涉及鞋靴箱包、家居等国风日用消费品,颇得新一代年轻人的喜爱,其创始人出镜的短视频推广,也为许多小白爱好者提供了最明晰的首套汉服选择建议,成为不少汉服爱好者“第一套汉服”的首选。记者在其官方淘宝店铺发现,该品牌与王者荣耀的联名款产品,预定批次已经排到了第15批。

各大汉服品牌除了销售额持续上升,多种现象显示,汉服文化已经从“圈地自萌”成为更大众的热潮。汉服品牌“十三余”与王者荣耀、清平乐、江南百景图等知名大IP推出联名汉服,与魔卡少女樱、银临等品牌IP及创作人合作,推出卫衣、挎包等国风消费品。渠道方面,一些品牌还在计划与泡泡玛特、文化旅游景区等合作,意图打造国风汉服文化线上线下双开花的势头。

随着人们对国学文化不断地了解与重视,汉服近几年从种草走向破圈,但在十多年前,对于汉服文化的复兴人们大多还很难接受。2003年,电力工人王乐天身穿汉服走上街头,宣称复兴汉服引发热议。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人们对汉服的接受度越来越高,2018年,共青团中央为“中国华服日”正式“盖章”,选定每年的三月初三(黄帝诞辰)开展汉服文化活动,促成了“汉服热”不断扩大发展。复兴汉服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如中华礼乐大会、祭孔大典、中华泰山·封禅大典,以及一些中华传统节日里各地汉服协会组织起来的祭祀、出行、登山及笄礼等活动,国人对汉服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认可和欣赏度逐渐上升。

2013年至今,由方文山发起的西塘汉服文化周已发展成为汉服文化爱好者的年度盛会,近两年在古装电视剧、明星、综艺的宣传下,许多关于汉服的话题在网络爆火,汉服亮相时装周、穿汉服过节赏灯、专场文化周聚焦汉

服……传统汉服文化的“进击”力量强劲。

2021年的河南春晚上,一个名叫《唐宫夜宴》的节目在网络走红,演员身着唐制襦裙曼妙歌舞,让传统服饰再火了一把。综艺方面,《乘风破浪的姐姐2》的成团夜中,张馨予、宣璐、董洁带来一场汉服秀《礼仪之邦》,姐姐们的造型大气温婉端庄典雅,展现出不同朝代的古风韵味,直接登上微博热搜。

还有古装剧对于服饰方面的重视,早都是影视行业“大制作”的标配。比如由正午阳光《琅琊榜》而始,古装剧注重视觉美学蔚然成风,《长安十二时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等精品古装剧,不仅收视率和口碑度火热,不少汉服商家也被吸引与影视IP联名,汉服品牌“汉尚华莲”在“知否”系列上线三周内销售额便突破百万。还有热播剧《山河令》的一套剧中汉服,更是竞拍出20万元天价,而在社交平台抖音中,与“汉服”相关视频也拥有高达五百亿热度的播放量。

从汉服出街到短视频平台分享的汉服便装小视频,翠袖红裙、宽袍广袖、青衫白褂……汉服已经成为一种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服饰形制,其中魏晋齐腰襦裙、唐朝齐胸襦裙、明朝袄裙等制式是颇受欢迎的品类,汉服已不仅仅是服饰层面的兴趣新奇点。

据悉,2019年汉服产业的市场销售额已突破45亿元,2020年,我国汉服爱好者的数量规模达516.3万人,与此相对应的中国汉服市场销售额达63.6亿元,其中年轻人是汉服的消费主体。调查显示,中国有超五成汉服爱好者年龄为19-24岁,其次是16-18岁,占比为23.16%,且以女性消费者为主导。

与汉服服装生意相辅的,还有头冠、发饰、鞋子、团扇、披帛等配饰销量的大幅增长,这也说明汉服爱好者对穿戴的完整性有着很高的追求,带动起相关企业的逐渐增多。据天眼查的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4月,全国共有汉服相关企业3000余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汉服相关企业新增超过1800家。

汉服文化底蕴深厚,影响范围很广,在现代汉服圈中还分出了诸多派系,有以专业著称的“考据派”、讲究实穿性的“改良派”、还有仙风道骨的“仙女派”……多样派系的小圈子构成了汉服现代化的部分,形成了一股新的经济风潮。

不过,因为感兴趣的路人爱好者多了,低成本的汉服成为部分汉服圈萌新的体验首选,“山寨”汉服亦成为圈内热议话题。据悉,盗用原创汉服面料、抢先注册商标是汉服圈内“山寨”行为的重灾区。但目前汉服圈内对于汉服抄袭的界定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完全仿照原版才算抄袭,还有人则认为,一些原创设计元素比如绣花图案,甚至是整体设计思路有相似之处的“打擦边球”行为也会被界定为抄袭。圈内“山寨与正品之争”打得火热,却没有影响到圈外普通人对汉服普及的热情。节假日的街头,穿着汉服出门赏花、春游已是常见之事。

□郑学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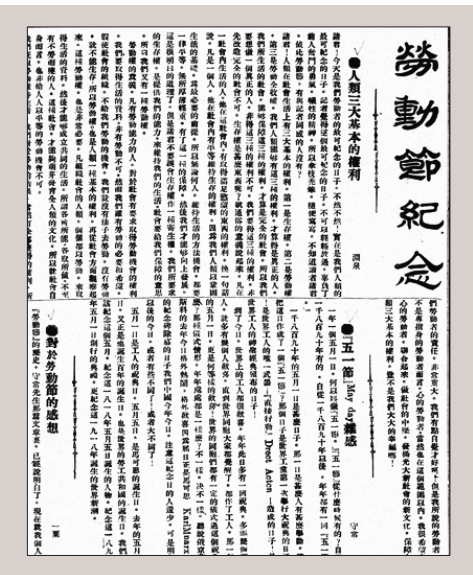
1919年5月1日,《晨报》敢为人先,在第七版副刊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和现实意义,号召中国工人阶级与国际劳动组织接轨。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出专号纪念“五一”劳动节。

民国时期的北京《晨报》初名为《晨钟报》,由民国初期立宪派人物汤化龙等创办于1916年8月15日,是当时以梁启超、林长民为主导的政治派系“研究系”的官方报刊,李大钊曾撰写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1918年12月改名《晨报》,次年2月,改组第七版副刊,聘李大钊任主编。《晨报》及其副刊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鲁迅、徐志摩等名流都曾为其主笔。《晨报》还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过特殊贡献。

1919年5月1日,《晨报》在七版副刊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一共刊发了五篇文章,发在头题的是署名渊泉的《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渊泉即陈溥贤(1891—1957),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中国著名报人,陈溥贤早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1916年回国,和李大钊一起进入了《晨钟报》社任编辑,后任《晨报》总编。在李大钊的协助下,他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以“渊泉”为笔名撰写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撰写的时评《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解释了布尔什维克的真实含义。

渊泉在专号《人类三大基本权利》中指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上有三大基本的权利。第一是生存权。第二是劳动权。第三是劳动全收权。我们人类能够有这三种的权利,才算得是真正的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能够保障这三种的权利,才算是完全的社会。所以我们

李大钊与『劳动节纪念』专号



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非得这三种的权利不可。我们要得这三种的权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会不可。”他提出“要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非使我们的劳动者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占得中心的地位”。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者,不是专指身的劳动者而言,心的劳动者当然也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号召“身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做社会的中坚,发扬光大新社会的新文化,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岂不是我们大大的幸福吗!”

发在第二条的是署名守常的《五一节MAYDAY杂感》。守常是李大钊(1889—1927)的字。作为我国最早宣传劳动节的知识分子,1919年3月9日,李大钊深入唐山煤矿实地调查工人生活状况,撰写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

骡马》,刊登在《每周评论》第12号上。他在《五一节MAYDAY杂感》中指出:“(劳动节)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他热情洋溢地说:“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欢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几个工人,就多有几个人欢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做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他充满希望的预见,“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他呼吁,“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马克思的誕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诞生百年的誕生日,也是世界的劳工共和国的誕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纪念这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创行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

第三篇文章是署名一粟的《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一粟即高一涵(1885-1968),自幼读书好学,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1916年,高一涵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他在《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中指出:“一、西方所产生的劳动节,在我们中国必定也要得一个结果。二、这个劳动节的结果,比十八世纪末期革命的结果,必定要来得迅速。”他在文中提倡社会平等,“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参与的资格,社会生计上的不平等,未尝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机会,使之归于平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虽然挂了块“民国”的招牌,但是政治上没有解决平等问题,实在没有解决劳动问题。他说要想实现平等,“就应该顺应世界的潮流,因势利导,从速造成政治上的平等机会,才有平稳进行的希望。”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一场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上的贫富不均,而贫富不均是由私有财产、私人企业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要废止这种社会制度,“是要把全国所有的田地、工场、矿山机械、铁路船舶等一切生产要具,概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直接管理经营”。他描绘理想中的社会制度是人尽其才,或种田,或做工,或教书,或当官,或当记者,或当演员,各司其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这种社会制度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指出,中国“不是从前闭关时代的状态,这种风潮,不久也要飞奔过来的”。

第五篇文章是署名辛木的《饭碗问题》。文章说,中国的工人、农夫、平民的饭碗不及富人家的狗,他们吃的是杂粮、菜根、树皮,甚至是泥。他们出了大力,吃了大亏,却能逆来顺受,相安无事。这就是中国的特别国情。作者怒问道:“这样的国情,可以长久吗?可以相安吗?可以不谋改良吗?”作者指出,“现在世界的新潮,排山倒海而来,眼前就要破皮。我很希望一股有脑筋的人,大家出来研究研究,早点想个法子,免得河翻水溢,措手不及呀。”

《晨报》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社会改造运动等,曾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特殊贡献。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后一度停刊。同年8月5日,由阎锡山操纵再度出版,改名《新晨报》。阎锡山撤出北京后,恢复《晨报》报名。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晨报》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停刊。